

春
秋
傳
禮
徵

春秋傳禮徵卷二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氏曰會於稷以平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注江熙曰宣四年及齊侯平莒及郟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

徵曰秋官訝士凡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惠氏禮說說以春秋以成宋亂曰說者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曷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

謂成獄辭也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失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春秋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罪兩說皆允以民成之與民共聽之而已大詔謹按公穀說思失經意惠以成爲聽獄之名亦失之古者成平互訓故地官調人質人秋官小行人鄭注並云成平也大司寇注平成也平亦訓正大司馬平列陳注平正也成亦訓定小司徒鄉大夫遂人注並云登成也猶定也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曰討曰何故弑君猶

立文公而還諸侯會於扈左氏曰平宋也伐宋者討其弑君也平宋者因已立文公因而定之也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氏曰以平宋亂然則會於稷以成宋亂者定宋亂也會於北杏以平宋亂者亦謂定宋亂也往而成之者四方有亂獄往而定之也惠謂成不訓平則莊傳之以平宋亂作何解至王制云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成謂獄訟之計要也凡簿書之計要謂之成故獄訟之計要亦謂之成以獄之成告者以獄訟之計要告於上也聽之者以劾囚之要辭聽之恐有枉濫也惠以

成爲聽獄則下文三聽字不可通至以民成之與文六年
左傳惠伯成之義同當訓爲和解故名其官曰調人斷獄
在有司豈得云與民共聽之惠說與周官左傳均未合
左傳衡紃紘紝注衡維持冠者

徵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
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紃紘紝元謂王后之衡笄
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
縣瑱疏傳云衡紃紘紝與衡連言明紃爲衡設矣笄旣橫
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旣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
笄言橫橫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
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紃縣瑱也鄘詩副笄六珈

毛傳曰笄衡笄也陳氏長發毛詩稽古編曰衡垂於當耳
笄橫於頭上傳引追師文引其成語耳而嚴粲詩緝云笄
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以衡爲
笄名夫之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曰左傳言衡直是指笄周禮
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橫貫頭上故名之爲衡笄耳男子之
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
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大韶謹按何說與毛傳
先鄭說合有安髮之笄內則於櫛繼後言笄是也有固冠
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
宮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
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

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爲衡用以固冠卽以繫紉瑱縣於紉紉繫於笄紉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賈順注文而曲爲之說非也

藻率鞞鞞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義曰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幌从兌聲

廣韻六至引曹憲文字指歸同率帥

古今字

聘禮注並云古文帥爲率

佩巾之字經典多從或作幌率字僅

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爲縷絆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几筵藻席鄭司農讀藻爲藻率之藻似藻率同爲藻也不

知先鄭意謂周官之藻與左氏之藻字同故引傳以證藻
藻之同字非引其義也孔說皆誤文選東京賦藻率鞞厲
假借爲之絳爲紉緯大索也

孫叔然釋器注見采菽正義

與此絕不相

涉李注順彼文引作絳耳釋文音律亦承杜誤注又云鞞

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按毛詩公劉傳曰下曰鞞

鞞同鞞

上曰琫

同說文琫刀上飾也琫佩刀下飾漢書王莽傳孟康注佩
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琕未有以鞞爲下飾者飾謂刀之體
非指刀之削注亦誤

鞞厲游纓注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
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
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

厲爲垂貌賈服等說鞶厲與杜同惟鄭氏獨異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縞之裂言鞶囊必裂縐緣之以爲飾按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禮記又云施鞶表是囊之別名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爲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表亦是囊不應帶二囊以此知鞶卽是紳帶爲得其實徵曰鄭於彼都人士箋云而亦若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內則注引詩垂帶如厲云紀子帛名裂縞字雖今異意實同鄭兩注同段氏說文注申之曰鄭以大帶用素天子諸侯大夫同士用練皆不用革大帶所以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屬故喪服以要

經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則
鞶非大帶明矣大部謹按賈服杜以鞶爲大帶非也上文
云帶裳幅舄此帶是大帶士冠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
皮弁服素積緇帶元端服緇帶大帶所以申束衣故與裳
並列大帶用絲故詩曰其帶伊絲鞶字從革爲革帶甚明
白虎通曰男子有革帶者示有金革之事按革帶所以繫
鞶及佩若用絲爲之則柔不勝任故用革說文裂繒餘也
厲裂古字通昭二十九年傳厲山氏祭法作烈山而如古亦通故鄭讀而厲
爲如裂言革帶之垂必裂繒緣之以爲飾鞶也厲也爲兩
物若訓厲爲垂之貌則厲字虛自袞冕蔽珽至火龍黼黻
二十四字一字爲一物不應此句獨以鞶厲二字爲一傳

以帶裳幅舄與衡紘紘紘緹袞蔽珽云昭其度蓋衣裳冠冕所以示威儀故曰度以鞶厲游纓與藻率鞞鞞云昭其數蓋雜佩及游纓所以章物采故曰數杜以鞶爲大帶上文帶裳釋爲革帶適相左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鸞在鑣和在衡正義曰毛詩傳曰在衡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按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

衡

徵曰正義此說剖析分明鄭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
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戴保
傳篇曰在衡爲鸞在軾爲和續漢書輿服志載魯訓曰和
設軾者鸞設衡者韓魯義同與毛異而劉昭注輿服志引
異義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兩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
非衡也又引傳元稹輿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史記禮書集
解引服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後漢書張衡傳李注說苑說
叢篇並云鸞在鑣說文鑣馬銜也段注曰馬銜橫貫口中
其兩端外出者系以鑿鈴然則一馬兩鑣采芑烝民韓奕
烈祖並云四牡八鸞明是一馬二鸞則鸞不在衡明矣說

文軾車前也又曰軌車軾前也凡鈴鐸之屬動搖則有聲軾不可縣縣則和倚於軾而無聲則和不在軾明矣又王於韓奕傳曰鏤錫有金鏤其錫也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玉路錫注與詩箋同按盧與顛同故杜云錫在馬額是錫爲馬飾本無聲傳與鸞和鈴三者並言故曰昭其聲耳此在善讀書者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徵曰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縵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縵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
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衮之衣五章裳四章
几九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几七毳畫以
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几五也希讀曰絺當云
希讀曰絺讀曰希
易希爲希希冕服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几三
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咎繇謨正義引王肅曰舜時卽
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陳氏禮書申鄭義
曰周禮稱衮冕以祀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衮以祭言
龍衮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司服九章之服則毳冕
言毳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左傳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子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衮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或者疑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公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衮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此鄭說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之日月星辰此劉說大韶謹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郊特牲記旗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三辰畫於旗之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指璪旒而言玉藻亦云龍衮而祭徧檢書傳不見三辰之章知鄭說爲確今按司服首言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下列衮冕等五服大裘在

衮冕上最尊故特設司裘一官掌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

於祭祀朝覲言衮冕於郊祀則言裘冕節服氏掌祭祀朝

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衮冕者從王

服也明王應龍曰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爲王服裘冕而以

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爲王服裘冕而以二人送逆

尸從車也舊說以衮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絕遂謂六人裘

冕爲服尸服非也則王祀昊天上帝不用龍衮甚明而

郊特牲云被衮以象天與周官不合王肅以爲先服大裘

至泰壇而說裘服衮此調停之說不可信陳用之則云王

祀昊天內服大裘以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按鄭司農

注司服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示質疏質者以衮以下皆有

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曰質賈申先鄭義是也衮冕

以下五服皆可內服裘

玉藻正義曰皇氏謂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謂六冕皆有裘劉氏謂

六冕皆黑羔裘然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非也劉氏謂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同服劉說非也熊氏之說踰於

二家

惟先著裘後襲龍衮等服乃得表之曰衮冕服驚

冕服毳冕服希冕服玄冕服若以龍衮加於大裘之上仍是衮冕非裘冕陳說非也鄭注司裘云大裘之上加以玄衣亦非也惟他裘皆褻大裘獨示質故玉藻曰大裘不褻加以玄衣非不褻之義大裘之冕亦十二旒故弁師但言五冕鄭司服注大裘之冕無旒無旒則弁矣何云冕注郊特性被衮以象天曰有日月星辰之章又不能堅持其說當以先鄭義爲正

宋陸佃說曰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玉服大裘

以衾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衾夏至祀地服衾去裘以順
時序又曰覆之曰襲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襲而何近儒
金氏榜禮箋曰玄衣上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
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大韶謹按裼有兩義
外襲正服開而露其所裼之衣謂之裼鄭玉藻注云袒而
有衣曰裼是也內著裘外加衣以見其美亦謂之裼玉藻
錦衣以裼之鄭云以素錦爲衣覆之是也故曰裘之裼也
見美也古者服裘毛在外裘褻故用之以裼之美非指裘
之美謂衣之美也大裘不裼與袒而有衣之裼義別袒而
有衣此裼與襲對文聘禮或襲或裼指衣上有正服者言
大裘不裼與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玄緇衣以裼之

麕裘絞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相
反狐白等裘必有衣以裼取其文大裘外無衣以裼示其
質亦與尸襲執玉龜襲義不同蓋言襲衣上必有正服故
不言大裘襲而言不裼記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此反言以明之謂禮之盛者必掩其美鄭上注云充猶掩也不尙文

飾故不用錦衣等以爲裼正義曰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
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不見美正解不裼之義非謂免上衣
見裼衣也五經要義曰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其曰不
覆謂大裘之上無衣以口覆之也說與記合金以此裼解
爲袒而有衣之裼乃云裘上有十二章之服如其說則王
祀昊天重在十二章之衣不重裘節服氏何以言裘冕司

裘何以言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言裘不言衣知周法別無十二章之服鄭注自爲定論無容異說

蔡德晉袒裼襲說曰檀弓練練衣黃裏緜緣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練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玄端有練衣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祛裼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去練衣之袖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衰衰袖短亦露鹿裘之袖詆舊解之誤有十六其大略曰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旣袒而襲之或旣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

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繻袒朱繻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褻則惟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以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卷起以露出裘也又曰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孔仲達謂或裘或葛皆有褻襲二衣夫褻襲專施於裘豈得兼葛言之又引郝仲與云古人褻衣卽是冬月禮服又云裘外褻衣卽朝祭服非褻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宗云君在則褻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褻衣卽朝服推此凡裘外之褻衣皆禮服矣

原文甚繁不具錄

按鄭注祛褻之曰褻表裘

也有祛而褻之備飾也玉藻麤裘青豻袞絞衣以褻之鹿

裘亦用絞乎大詔謂裘之有褻所以見美練衣者九升布
衣練大功布爲之故謂之功衰其服葛要經繩屨無絢角
瑱而爲絞衣以爲褻與蜡祭同是吉凶相干也鄭說本不
確今核褻者緡之借字當讀他計切士喪下篇記明衣裳
之純曰緡紳緡緡純鄭云飾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緡飾衣
曰純疏云飾皆謂緣之然則緡也紳也紳與紕同玉藻縞
冠素紕雜記紕以
韋純也皆謂衣之緣也對文則裳曰緡衣曰純散文則通
祛褻之謂緣鹿裘之袖口也喪服齊衰期章傳曰帶緣各
視其冠則喪服固有緣矣玉藻祛尺二寸緣廣寸半袖必
有緣祛褻與緡緣對文衣之緣用緡祛則無定色故曰可
也與士冠玄裳黃裳雜裳可也例同緡褻並從易聲聘禮

注古文裼皆作賜按今古文雖不同義皆相近

覲禮注今文賜皆作

錫

賜與裼義絕遠無緣以裼爲賜疑古文裼皆作錫傳寫

誤耳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借裼爲錫作記者用古文也
字亦作緇士昏緇緇注緇謂緣緇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
氣下施也聲與易聲亦近錫緇皆謂緣也與裼襲之裼無
涉鄭謂亦用絞乎疑不敢定此說經之至慎也蔡徑解爲
卷起衣袖如其說則記文當云鹿裘衡長祛裼之可也何
須云祛裼之旣云長祛又云祛裼之記人之意謂祛則裼
之耳此言衣之制非言人著衣之節且從古無以卷袖爲
裼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今按其說有不可解
者十有六朝祭各有正服祭服以衣名冕裘冕等五服是

朝聘服以弁名衣皮弁等服是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不聞天子用錦衣以享以祀以祭也論語緇衣羔裘卽記羔裘緇衣以裼之朝君臣同服君朝服以日視朝不聞緇衣以朝也素衣麤裘卽記麤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鄭論語注素衣麤裘視朝之服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麤裘聘禮注皮弁時或素衣其裘阿可知也君皮弁以聽朔不聞素衣也黃衣狐裘卽記狐裘黃衣以裼之郊特牲說蜡曰皮弁素服而祭不聞黃衣以蜡也記於狐白等裘並云某衣以裼之言之者所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云緇衣卽正服不可解一毛詩緇衣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

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玉藻記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故鄭云天子之朝皮弁服諸侯則朝服記又云朝
玄端夕深衣正義曰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深衣
染人七入爲緇鄭云玄其六入與則緇衣與玄端同爲卿
士視私朝之正服而檜羔裘箋云諸侯之服緇衣羔裘者
正義通之曰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
裘緇衣以褻之是羔裘褻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
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帛是羔裘用配玄冠羔裘之上
必用緇布衣爲褻褻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
配明是朝服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邢疏論語同然
則羔裘之正服色亦緇非卽此褻羔裘之衣云緇衣爲朝

君正服不可解二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
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又曰裼降立
賓裼奉束帛請享鄭引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
又曰君使卿還至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又曰賓裼
迎大夫皮弁者用皮弁服也素積緇帶素鞶若云裼衣卽
禮服何云皮弁豈得謂裘時用素衣不裘時用皮弁乎不
可解三明堂位記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正義曰皮弁三
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夏家樂文故裼也云
文故裼對大武質故冕服不裼若云裼衣卽正服則皮弁
卽裼衣矣何以云皮弁又云裼不可解四臣見君必朝服
若裼衣卽朝君正服記何以云君在則裼云則者見有不

裼者在也

聘禮曰馬則北面注享主用皮或時用馬兩則字義同

故申之曰盡飾也

正義云君在之時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是

也上文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裼之義主乎盡

飾故又曰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言弔則襲

則非弔喪不襲矣云君在則裼則燕居時可不裼矣

弔則襲君

在則裼自是兩事非謂弔時君在則弔者裼也禮君弔并經凡弔者小斂則襲裘而帶經未有裼者

朝服

者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非專以朝冠飲射皆用之云

君在則朝服不可解五哀十七年左傳衛渾良夫紫衣狐

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斂之以三罪而殺

之若以裼爲露裘於禮正合何得因以爲罪不可解六衣

必有表有裏裘則毛表而革裏革在內用素絲以英之毛

在外用衣以裼之裘之有裼猶衣之有表記云見美者衣
必順裘色以其在裘上於衣見其美卽見其裘之美美指
衣不指裘鄭云君衣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必覆
之者裘褻也聘禮注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義本甚明
終南毛傳曰狐裘朝廷之服也不言在朝之服而云朝廷
猶言天子諸侯之服也與記云君衣狐白裘同上章曰錦
衣狐裘下章曰黻衣繡裳豈得以錦衣指裘黻衣指三時
蓋羔裘卿大夫之服也故詩詠大夫多言羔裘狐白裘天
子諸侯服也故詩詠人君多言狐裘大夫得服狐裘
不得用狐白檜詩
曰羔裘消搖狐裘在堂亦見其衣之美而知其裘之美非
如今人之以表爲裏而反裘在外也古者裘無裏故毛在
外新序云反裘負芻

是革在外而毛在內故曰愛其毛也今記云表裘不入公人之裘既有裏而毛在外是亦反裘也門襲裘不入公門表與襲俱不得入明入公門者當裼裼者卽此裘上之衣也入公門以盡飾爲敬鄭云君子行事以見美爲敬

盡飾與見美義同則美指裘上之衣而非裘義甚明云卷袖以見裘之美不可解七古者裘之袖必有緣記云君子狐青裘豹褻麕裘青豸裘正義曰狐青裘君用純大夫雜以豹褻鄭詩曰羔裘豹飾毛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正義曰緣以豹皮爲祛袖也唐詩曰羔裘豹祛大夫旣雜用他毛爲袖云卷袖以見裘則服狐裘者但見豹袖服麕裘者反見豸袖鄭云豸野犬也何美之有不可解八襲重也裘上有衣外加正服故曰襲何以謂之復衣豈行禮時忽著忽脫不

可解九裼與襲相將言裼則必有襲故鄭云袒而有衣曰裼記云君在則裼內則子事父母不敢袒裼臣侍君主乎文故裼而見其衣之美子侍父母主乎質故不敢裼而見其美皮弁朝服者臣侍君之禮服也端衣者子侍父母之禮服也若以裼衣爲禮服則記云不敢袒裼者將褻衣以侍父母前乎不可解十記云裘之裼見美也服之襲充美也服與裘互見爲義於裘言裼亦有襲於服言襲亦有裼故曰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之盛者然後充其美則凡非裘而服者無不裼也襲非專指服裼非專指裘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

理也鄭詩緇衣之宜之黼之好云在裘曰裼是緇衣專以裼羔裘詩何以言衣不言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何以言裼襲而不言裘不可解十一絺綌之裼禮無文以明然曲禮玉藻並云衫絺綌不入公門鄭云衫禪也禪絺綌與表裘同皆爲其襲故俱不得入是絺綌上當有衣以裼之故論語曰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鄭詩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絺是袒裨也毛傳曰蒙覆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縹絺是以展衣覆於縹絺之上婦人之服如此男子服可知夏則服葛用衣以裼之而後外加正服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寒

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云裼襲專施於裘憑肌武斷不可解十二裼與袒兩義迥別士喪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鄭注袒左袒扱諸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問喪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與帶之內不可解十三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繻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祖乃設拾拾當以講於繻上射所以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講於繻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繻繻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

著縵肉袒則內不著縵以拾講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
臂袖卷必緝襞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不
可解十四惟士虞之鈎袒此則卷袖之謂故鄭云如今搯
衣王制羸股肱注搯依釋文衣出其臂歷一切經音義曰搯

古文作搯調搯衣出臂也

卷二

又引字林曰搯衣出臂爲

壞袂也

卷九

說文無搯纒下曰援臂也列女傳魯季姜傳文

伯引衽纒卷而親饋之崔豹古今注曰纒衣廝役之服也
乘輿進食者服纒衣搯衣纒袂義同進食者必纒其袖故
佐食云鈎袒鈎與搯義同故鄭以搯衣解之與大射士喪
之袒別若裼義更不相涉古者禮服皆直領陳詳道說開左右
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裼掩而不開曰襲禮經於聘於公

食大夫言褻襲於喪於射言袒襲分別甚明卷袖而露其
裘從古無此謬解既以褻爲卷袖自然以襲爲垂其袖而
不卷乃云襲復衣也不可解十五又曰襲衣上不可遽加
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
則以葛爲中衣冬則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襲衣禮衣之中
閒謂之中衣非有定制按玉藻云深衣三祛又云長中繼
掩尺喪服總麻章注麻衣如深衣疏以布緣之曰麻衣以
采緣之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曰長衣又以素緣之
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注冕服
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郊
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正義曰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

猶今中衣單也然則深長中三衣同制裼衣專以裼裘與中衣無涉萬氏斯大誤以深衣爲裼祭能駁正其失乃云冬則以裘爲中衣未審出何經記不可解十六曲禮正義云中衣之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乃加正服說固非是若以裼衣卽正服是又變本而加厲矣蔡說五禮通攷取之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亦宗其說竊所未喻故具論之以待深於禮者論定

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徵曰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廟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

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聘禮使者歸反命後乃至於廟筵
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牀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
從者行酬乃出是君大夫歸必告至唐啖助曰春秋公行
一百七十有五告至者八十有二告廟則書於策其有一
出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書之十二公
惟隱不告蓋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以告或恥也
或怠也

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注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
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以相輔佐正義引沈氏云適子爲
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
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徵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鄭注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傳鄭六卿及其
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是卿大
夫之適子謂之正室其適子之母弟謂之餘子宣二年傳
又宦其餘子是也正室餘子皆指其子側室貳宗則指其
兄弟兄弟之子古者重適其繼世爲卿大夫者惟宗子一
人非正室而別起爲卿大夫者是爲側室文十二年傳趙
氏之側室曰穿穿爲盾從父昆弟之子盾爲晉正卿而穿
別爲大夫傳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注晉自有散位從卿
者穿之後別爲邯鄲氏魯語叔孫豹與邯鄲勝擊齊之左
師韋注趙旃之子頃子勝也襄二十三年傳作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謂之趙勝者舉其大宗之氏也謂之邯鄲勝者舉其族之別氏也貳宗與側室例同貳副也副貳於大宗也若孟獻子之子別爲子服氏公孫茲之子別爲叔仲氏季武子之子別爲公鉏氏皆側室也卿之支庶爲卿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爲側室大夫之支庶爲大夫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爲貳宗傳以晉封桓叔有庶彊於適之勢故歷言重本輕末之制襄十四年傳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以相輔佐也義與此同注疏說未晰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濼左氏曰非禮也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下大夫送之

徵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故春秋皆書大夫不書卿而下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成三年傳亦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侯國三卿別爲上中下大夫更別爲上下僖九年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昭五年傳有冢卿介卿春秋侯國三卿見於傳者襄十年鄭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七年子展入陳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五年杜洩曰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就三卿之中司徒爲上司馬中司空下故南遺謂季孫爲冢卿叔孫爲介卿若大夫則不止五人崔靈恩云諸侯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

司馬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司空之下立二人小

司寇小司空按魯三卿之下有臧氏世爲司寇夏父弗忌

爲宗伯

亦稱宗魯語夏父弗忌爲宗亦稱宗人哀二年宗人躒夏亦稱大宗曾子問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

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祿

成二年春秋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帥師四卿並將據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

賓西東上大夫繼而西

西字據敖氏集說增

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

三卿之長一人云東上則已備三卿矣復有小卿位在賓

西不與卿屬而東上則小卿非卽下卿也亦不止一人小卿者上大夫也卽指宗伯司寇兩官蓋侯國不得備六卿故別以宗伯司寇爲上大夫大夫固不止五人王制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按齊次國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二卿命於天子也而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魯晉皆次國得有三命者皆命於其君也故成二年晉鞏朔爲下軍大夫獻齊捷於周而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亦以其命於

君也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此
典命所云公之孤四命故晉特請於王均與王制所說同
至云小國二卿則非也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不別三
等且既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是小國亦備上中下三卿一篇之中自相違

戾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冢正義云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竊疑二卿乃三卿之誤非違戾也其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
七人三等皆同則小國亦應有三卿
或者皆命於其君耳仍以誤脫爲是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
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備舅姑之用

徵曰士昏親迎之禮云主人筵几於戶西西上右几鄭注設神

席於廟女次純衣纁袂立於房中南面賓奠雁降出婦從降

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記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送女辭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據禮母送女至西階上止惟諸母送至廟門內亦不見兄弟相送

之儀

何注公羊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徵曰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孝公親迎於華氏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縞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戒之東階上諸母戒之兩階閒姑姊妹戒之門內以諸母戒之兩階之間亦非禮意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曰致夫人也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曰致女在他國來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徵曰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

之義也鄭注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其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正義引熊氏云如鄭此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論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合乃見祖廟故服虔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謹按昏禮下逮自納采以至親迎天子至士六禮同謂上當夕成昏大夫以上必三月成夫婦者不審賈服何所據左氏譏鄭忽先配而後祖者祖謂告至於祖也

見本條

以祖爲廟見非禮意也文六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

以爲反馬也正義說以三月廟見曰舅姑既歿以三月而祭爲反馬之節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按致女與反馬相將皆所以成其爲婦也所以必三月者取一時天道變于上人事成于下貞信之德著而後壻家來反馬女家乃致女故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謂未成婦不謂未成昏也賈服失之矣又按士昏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曰擇日而祭于禰三者禮各別萬氏斯大以廟見卽祭說云廟者高曾祖之廟也祭于禰卽奠菜祇祭于禰故曰禰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文大詔謹按奠非祭也祭非特奠菜也禮于成昏之夕質明贊見婦于舅姑

婦執筭棗栗由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降階受筭殿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此見舅姑之禮也故廟見之禮亦奠菜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生存孳用棗栗殿脩及則奠用菜見舅姑畢贊醴婦奠菜畢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是廟見之禮與質明而見之禮同稱皇舅皇姑者鄭云皇君也猶言君舅君姑蓋彌親之辭與祭法云皇考廟雜記以祖姑爲皇姑者別萬以廟爲高曾祖無論士不祭高曾禮何以但云皇舅皇姑豈有

祭及高曾祖而不祭先舅先姑不可通一鄭於三月祭行注云助祭也此指舅姑存者言特性少牢並云主人主婦舅姑存則祖廟舅姑主其祭宗婦特助祭而已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是助祭之禮固已教於未嫁之先必三月始助祭者優游漸漬以生其孝敬之心猶存則質明而見卽修鹽饋之禮歿則三月乃奠菜神之也仲春之月始昏夏祭卽與事特性三鼎固非但祭菜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主婦行之未有正祭之日祝忽帥來婦告於皇舅皇姑以奠菜卽祭行不可通二擇日而祭於禰此指姑存而舅歿者言蓋姑存則質明之見固與俱存者禮同而舅歿不可不修孝養之禮故擇日而祭

云擇日明不待三月云禰明指舅舅歿則姑老故婦得自祭其禰此因來婦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若舅存而姑歿姑尙無廟舅自主祭婦當別設几筵而祭耳庾蔚之謂昏夕厥明卽見其存者以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如庾說是指舅姑俱存者俱存本無廟見之禮又云三月不須廟見亡者所云亡者何指如崔說旣盥饋又廟見所謂廟見指舅乎姑乎俱不分明蓋禮但云舅姑旣歿故曾子問特云擇日而祭於禰禰卽婿之父婦之舅此補禮經所未及緦廟見於祭行又緦祭禰於廟見均失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曰書時禮也公羊曰狩者何田

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穀
梁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
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
客三爲充君之庖何氏廢疾曰運斗樞夏不田穀梁有夏
田於義爲短鄰起之曰四時之田夏制也詩云之子于苗
選徒騫騫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
制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於緯臧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
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歲
三田謂以乾豆三事爲田也

徵曰左氏周官爾雅並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惟公羊以

爲三田穀梁雖云四時田而名又別此經師授受不同非禮有異制劉中壘爲穀梁學者也乃曰夏不田者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孳鳥不搏蝮蠶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與公羊同董傳爲公羊學者也乃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與左穀同月令仲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是古制雖四時田惟仲冬大閱爲備故左氏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語按於農隙獮於旣烝狩於畢時亦不云夏田公羊本不據緯鄭說不足以難何適以田穀梁義又以三事爲三田亦非穀梁云唯其所先得卽何注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公穀王制無異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注天子之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臣臣字增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蔡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胙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徵曰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尚書曰咨爾伯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春秋曰公弟叔胙諸父諸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此何說所本謹按春秋書伯仲叔季皆字也有以字繫采者若單伯召

伯毛伯祭伯南季之屬凡毛祭周公之胤也南聃字通文

之昭也

管蔡世家作尹季載白虎通作南季載

白虎通引詩傳曰所以或上

其叔季者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

康誥某氏傳康畿內國名與班

說合故置叔季上然則凡伯之屬皆內諸侯入爲天子大夫

也有以字配名者若叔肸是叔伯仲氏也肸其名檀弓曰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書叔肸卒與書季友卒仲

遂卒例同肸友遂皆名則糾亦名可知皆以字配名也公

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春秋書公弟叔肸與書齊侯使

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衛侯之弟鱣秦伯之弟鍼陳侯之

弟光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輒同皆母兄弟季友不書弟

非僖同母弟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卿大夫皆字而不名宣

十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不聞乎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本應氏皆稱伯仲氏以伯糾爲老臣果何所據

五年秋大雩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公羊曰大雩者旱祭也然則何以不書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穀梁注曰傳例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何氏廢疾曰公羊書雩者美人君庶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書物不言旱也就如穀梁說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書物何以別乎鄭起之曰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

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
民者何乃廢禱不雩禱哉願不能致精誠也旱而害物以
久不雨明之

徵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龍見之雩常雩也春官
司巫職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巫職旱暵則舞雩爲
旱而雩也周七八九月皆得雩書大者別於常雩也春秋
書大雩書不雨書旱分爲三例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
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兗一時不雨文一年十三年並書
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記旱而不爲災穀梁曰歷時而言
不雨文不閔雨是也書旱則成災故穀梁曰得雨書雩不

得雨書旱春秋常事不書龍見常雩也不書豐沍水旱非常也因旱而修雩故書左氏於此年曰不時也於襄五年秋八月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皆曰旱也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秋辛又雩曰書再雩旱甚也於後曰旱明爲旱而雩則此雩何以首發傳曰書不時其說兩歧當從穀梁說爲正

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正義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明堂位孟春乘大路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卽剛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云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者禮記後人所錄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皆稱獻子一人兩說必有謬者

徵曰萬氏斯大辯郊非祈穀曰郊特性祇言日至之報天不言夏正之祈穀以祈穀爲郊者因孟獻子言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混之也魯直僭行日至之報天獻子此言因魯初僭郊託言祈穀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明

堂位魯君孟春祈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大韶謹按日至報天郊也孟春祈穀亦郊也冬至氣之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后稷配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魯不得與周同用日至之郊惟行於祈穀春秋常事不書書四月五月者爲牲數有災譏後時也祈穀非郊春秋何爲以郊書魯郊以寅月爲限此傳及襄七年傳專指寅月記禮者誤以魯寅月之郊爲日至之郊乃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按周官用夏正言上春中春季春皆指寅卯辰三月惟用夏正可言孟中季周書月令解同覽十二紀是也故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

名十二月若用周正則如國史所書但可言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安得云孟春仲春季春則孟春祀帝於郊非祈穀而何鄭箴膏肓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配天不言祈穀者主說周公孝以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卽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也說至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按宣九年仲孫蔑始見於春秋秋七月禘於太廟見僖八年安得云獻子爲之其言正月日至者誤以寅月爲子月與明堂位記同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氏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徒也穀梁

曰簡兵車也

徵曰漢書刑法志曰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徵曰毛氏奇齡曰不書世子者春秋凡適子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稱子此與後子卒子般子野例同大韶謹按毛說是也哀四年傳諸大夫恐其爲子也

今本作大子此後人妄增言於公

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服注爲子爲大子也茶少故恐立之是古稱世子爲子舉以大子禮者重適也書子者父在斯爲子之禮也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
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同姓
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徵曰說九族者多異義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
九皆同姓鄭注尚書宗之戴禮歐陽尚書說九族乃異姓
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
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
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
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
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白虎通說父族四與今尚
書說同母族三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一族母之

女昆弟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與
今尙書說異按班於妻黨分妻之父母爲二何以於母之
父母則合爲一母之昆弟卽母之父族也班於父族合五
屬爲一何以於母黨則分母之父母與母之昆弟爲二與
今古文家俱不合至杜預則雜取外親之有服者以充爲
九數無論異姓不得以族稱卽如其說禮爲舅與舅之子
皆總但言外祖父母則遺母之昆弟與其子母之昆弟旣
□爲族何以及從母子且所稱從母子者謂從母及從母
之子乎抑專指從母之子乎義亦不明按駁異義曰婦人
歸宗女子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
子則然昏禮請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

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若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雜記下曰總麻之服不禁嫁取是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鄭此說爲定論而近儒程氏瑤田猶援白虎通說曰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總麻非所謂父母昆弟有子爲二族乎甥總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舅與舅

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從母小功從母
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妻之父母皆服
總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大韶謹按士
昏禮小宗伯仲尼燕居並言三族蓋惟爲父爲長子三年
是三族實爲九族之根由父而推之祖由子而推之孫祖
與孫皆期故曰以三爲五由祖而上及曾高由孫而下逮
曾玄爲曾高齊衰三月鄭云減其月數恩殺也重其衰麻
尊尊也爲曾玄總麻三月曾高尊故加衰麻曾玄卑故服
總麻不曰以五爲七而曰以五爲九者以曾高之服相準
服數窮于五也此上殺下殺也爲祖期則爲世叔父宜九
月而世叔父與父一體故加至期因加至期故由世叔父

遞殺至從世叔父五月族世叔父總此由父而旁殺也祖是父之一體故期祖之昆弟非己一體故遞殺至從祖父五月族祖父總此由祖而旁殺也由祖而殺則爲族曾祖父三月至高祖之兄弟無服矣爲昆弟期故爲從父兄弟九月從祖昆弟五月族昆弟總此由昆弟而旁殺也父爲子期則爲昆弟之子當九月而期者檀弓說曰昆弟之子猶子也引而進之也加至期則爲從祖昆弟之子五月族昆弟之子總此由子而旁殺也上殺下殺旁殺要自父子遞推之而九族之名以立故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聚以昭穆別之以義禮而人道竭矣喪服外親之服斷以總麻卽有以尊加以

名加至小功而止小功章傳曰外親之服皆總也通典引
雷次宗喪服經傳略注云君子類族辨物本以性分爲判
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總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得加以小
功又引庾蔚之曰以名服又云以名加皆先有其義故施
以名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
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以上通典是爲外祖父母爲從母
小功因母而加安有所謂殺程因鄭上殺下殺旁殺之不
及異姓強爲此說不自知其非也喪服及釋親言族曾祖
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外親有族稱乎大傳云序
以昭穆外親有昭穆可序乎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載姑
姊妹於宗族而姑之子姊妹之子載於妻黨者所以示族

於黨之別也可謂明辯哲矣至正義欲申杜乃云高祖與
玄孫無相見之理則是族終無九校所謂親九族者各指
其本親之服言若以高祖爲指高祖之身豈但高祖與玄
孫不相見卽祖與孫亦有不相見者矣正義此說何諄之
甚至詩角弓序以爲刺幽王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頽
弁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而曰兄弟甥舅此詩人
因同姓而兼及之也兄弟昏姻無胥遠兮者謂昏兄弟姻
兄弟尙不相遠況王同姓乎兄弟甥舅無幾相見者此欲
王宴樂同姓兼施之兄弟甥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
異姓主名治際會是也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棄其九
族文九年傳說此詩曰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毅曰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是左氏說亦專指同姓程氏又論喪服不制高祖玄孫服曰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者上殺之旌限實窮於此鄭君注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又曰若玄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按先儒之論高祖服備矣鄭云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月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疏曰不言高祖者總麻章注云族祖父

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若然此曾祖內合有高祖同服可知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正義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報總麻是謂服盡於此五世袒免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袁準正論曰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言三月者此通遠祖而言之也三月以著遠祖之服齊衰以見高祖以上之服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儒者或以爲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按袁記是已然以曾祖爲遠祖之稱推而至高祖以上則又不然服數窮於五不得謂高祖以上皆齊衰三月也大詔謂傳舉小功者據至親

以期斷言之也爲父期則爲曾祖小功矣曾祖小功則高祖總矣然而小功者兄弟之服矣總麻者族祖祖父服也
不敢以兄弟之服服曾祖可以族祖祖父之服服高祖乎
故爲曾祖爲高祖不依五服之次敘特爲之齊衰三月然則經何以不見高祖也禮窮則從同齊衰三月本非服之
次爲曾祖服則爲高祖可知故鄭於小記注曰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此注亦云爲曾孫玄孫同齊衰三月
章不見高祖猶總麻章不見玄孫戴德喪服變除論曰斬衰三年者孫爲祖父後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
爲父同孫得承高祖之重而謂無服可乎至程云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以襲孔氏說孔特欲申杜預異姓爲族之

說故難鄭云男子三十而取人年九十始有曾孫高祖玄孫必無相見之理此說之至無理者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則人年六十以外便有玄孫此本不可以說經就經言之祭法云王祭下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殤不止於玄孫而謂五世必不相見何謬之甚服制與宗法相維宗有五自高祖宗始高祖玄孫俱無服則服屬但有四何云五屬疏家例不破注故孔於堯典用古尚書說於左傳則從杜游移無定後人讀書當以經證經不得墨守唐人家法程說可謂強辭

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曰疾始以火攻也穀梁同杜注左傳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徵曰郊特牲記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言祭社則此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火弊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者誤也正義曰祭社旣在仲春此云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錯誤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在季春耳按周官中春火田而月令中春之月云毋焚山林蓋大司馬所焚祇圍禁以內地所謂放火張羅使禽外奔羅而取之非焚山林兩法原不相背惟王制記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中秋蟄蟲培戶則自十月以後始得火田故釋天云火田爲狩狩冬田也春秋書

二月正夏正十二月合火田之禮或曰春秋書焚非火田也春秋以地定事皆書于若爲火田當如狩于郎蒐于紅于昌閒于比蒲之例曰焚于咸正今不書于故公穀謂以火攻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亟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屬眾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徵曰傳云亟也者爲五月復烝也不書正月烝無以見再烝之瀆故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謂烝本冬祭正月烝得時何以書譏亟也爲下復烝見其亟何誤會傳意乃有十二月己烝之說又按祠禴烝嘗四時之祭春秋但書兩祭

十四年八月乙亥嘗諸經但列其名不見儀節之異春官司尊彝亦

但陳尊彝之別何注曰春薦尚韭卯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肫冬薦尚稻雁本董子四祭篇然王制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庶人無廟故曰薦非天子諸侯所以祭宗廟何又曰烝眾也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然則五月祭何以名烝魯雖瀆祀不至昧其名緝冬祭於春祭意四時之祭其儀節各別魯以夏正三月祭而仍用烝禮故春秋紀其實曰烝但禮文不具無可證耳何注似屬臆說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禘求之於遠皆孝子博

求之意也

徵曰說祊者多異義鄭注周官於地官牛人曰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郊特牲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爲求注司尊彝曰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注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曰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曰繹又於其堂按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也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又注索祭祝於祊曰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於以繹祭名也正義曰凡祊有二種

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箋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卽上文祊之於西方失之矣是也此索祭之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主云祊明日之繹祭此注直云祊不云外是據正祭又注禮器爲祊乎外曰祊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箋小雅楚茨祝祭於祊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五禮通攷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時事執爨以下是饋食

時事而祝祭於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於堂
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祝於室與郊
特性詔祝於室同而彼則繼之曰坐尸於堂此則繼之曰
而出於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
以祝祭於祊列於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
其序矣大韶謹按鄭君緝祊於釋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例
不破注乃云祊有兩種耳秦以祊列於朝踐後亦非祊本
非祭名釋宮云廟門謂之閼今本作開謂之門大誤以其爲廟門故
字從門以其求神於廟門內故字從示無兩義若爲祭名
豈得云祭於祊今以禮器郊特性祭統三篇求之知祊爲
求神之事皆祝祭之主人不親其事禮運所謂作其祝號

春官大祝所謂祭示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是也禮運先言作其祝號乃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醑醴殘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此備列祭事之終始其曰薦其血毛者在君親牽牲以後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性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爲血祭其曰腥其俎者在君親制祭以後腥謂肆解牲體是爲腥祭其曰熟其醑薦其燔炙者正義據特性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謂燔燔肉也炙炙肉也按特性此節在主人酌尸以後下文方云然後退而合享豈有於未饋熟之先而行室中之獻尸乎正義非也此所謂熟對腥而言

以其沈肉於湯故曰熟以其傅諸火貫而加於火故曰燔
炙是謂燔祭皆朝踐時事故曰君與夫人交獻祭義云君
牽牲夫人奠盎祭義云君執鸞刀羞膾夫人薦豆禮器云
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爲交獻以嘉魂魄卽祭統所云合
鬼於神此報氣也退而合享以下則饋食時事禮運此節
備朝踐饋食兩節必首之以作其祝號蓋告主於室求神
於祊皆祭之始大祝祭而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
祇今本注作祇正文作祇誤當爲祇祇乃與注合若作祇無緣爲祊按子春讀似非是當從
故書作祊卽詩祝祭於祊是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
外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此非以祊對正祭索
求也祝求神於門內因卽謂之索祭其實迎尸以前無祭

事也故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詔於室卽告主於室也出於祊卽求神於祊也其曰出者與爲祊乎外義同對堂而言故曰外對室而言故曰出皆在廟門內其事在尸未入以前祭必有祊者祭統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於神教之至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蓋孝子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主以依神先求之室尸以象神繼求之祊無非冀魂魄之合故郊特牲說之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謂神在堂與在室與諸卽者古字通遠於人與繼之曰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以其從室從堂從堂至門故曰遠禮器亦云於彼乎於此乎祭統說之曰鋪筵設同

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義也郊特牲說之曰祊之爲言倥也倥或作諒諒信也實也謂孝子以其精誠與神明相感於無形故使祝博求之何以室堂祊三者爲博求之意與禮器郊特牲祭統均合祊之意如此與明日之繹全不相涉不審鄭何以合爲一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爲失正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糜信注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今曹伯有疾不朝魯未爲有闕而使世子攝朝言

非禮之正

見御覽皇親部十二

徵曰鄭注典命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客皆以上卿之禮按襄十年左傳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十九年傳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是世子有出朝會之禮然麋說甚正

十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何注公羊曰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疏皆出祭義文

徵曰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又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與何注異祭統夫人

蠶於北郊鄭注夫人不蠶於西郊者婦人禮少變月令親
東鄉躬桑不聞采桑西郊也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
陽農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又引曾子問
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無此文蓋經師相傳
舊說足補小戴所未備抑班所見曾子問篇與劉校本異
穀梁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臧之御廩注甸師掌
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疏
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故知三宮是三夫人也
徵曰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
盛是甸師主耕王藉諸侯亦有之故左傳云使甸人獻麥
甸人卽甸師禮王后六宮夫人三宮六宮者天子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分居六宮王后統之三宮

者諸侯有世婦以下分居三宮

諸侯世婦以下其數禮無明文

夫人統之

傳云三公者指世婦以下言諸侯適夫人祇一安得云三

宮三夫人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

蠶室謂卜三宮世婦之吉者故下文曰世婦卒蠶不言夫

人其言三宮之夫人者以夫人統此三宮故連言之若云

夫人卜三宮世婦之吉者耳乃正義云諸侯之夫人半王

后故三宮按鄭但言諸侯三宮半王后不言諸侯夫人半

王后此正義偶失於措辭耳據世婦職凡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則帥女宮而灌溉爲粢盛爲治也是粢盛自有女春

抆女饌諸職后夫人但共其事不親春也猶天子諸侯三

推藉田耳

卷之二

春秋傳禮徵卷二